顏氏學記

顏氏學記序

望年十四於敝簏得先五世祖又曾公所藏顏先生書上題識云康熙戊寅某月日在桐鄉李子剛主所贈也望讀而好之顧亟欲聞顏李本末出其書詢諸吾友程貞履正履正則取毘陵惲氏所撰李先生狀示予又得見王崑繩遺文有顏先生傳始驚歎以為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道也自陳搏壽厓之流以其私說贊鼓天下聖學為所汩亂者五百餘年始得兩先生救正之而緣隙奮筆者至今不絕何其蔽與始履正亦惑於其說既得存學編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遂盡棄其學而學焉既又於丁巳秋得李先生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集悉舉以畀履正然猶闕大學辨業學規纂論學及諸經傳注望於顏氏之學雖好之不若履正專始得顏先生書之歲以訖丁巳中更習

爲詞賦家言形聲訓故校讎之學丁巳後得從陳方正宋大令二先生游始治西漢儒說由是以闚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大義益歎顏先生當舊學久湮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親見聖人何多讓焉故遂欲與望正條其言行及授受原流傳諸將來不幸更喪亂鄉所得書盡燬望正居父喪以毀卒每舉顏李姓氏則人無知者會稽趙撝叔當世之方聞博學振奇人也聞望言愍焉如已憂於京師求顏李書不可得則使人如博野求之卒不可得戊辰春京師大姓鬻書三十篋於喬氏喬氏以簿錄遺撝叔按簿而稽之則得焉因喜過望擕書歸馳傳達金陵望既復全見顏氏書而李氏書雖頗放失視舊藏爲備於是卒條次爲書自易直剛主外崑繩啟生皆有遺書可考惟李毅武以下無有則記其名氏事實爲顏李弟子傳附其末書成

命曰顏氏學記凡十卷其言憂患來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聖爲歸而不肎詭隨於流說其行則爲爭子爲仁人於乎如顏氏者可謂百世之師已其餘數君子亦皆豪傑士也同時越黃氏吳顧氏燕秦間有孫氏李氏皆以耆學碩德負天下重望然於聖人之道猶或沿流忘原失其指歸如顏氏之推陷廓淸比於武事其功顧不偉哉世乃以其不事述作遂謂非諸公匹則吾不知七十子之徒與夫孟荀賈董諸子其視後儒著書動以千百計者何如哉語曰淫文破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敢述聖者之言用告世之知德君子

已巳六月辛亥日戴望

顏氏學記卷一　習齋一

戴望述

處士顏先生元

顏先生元字易直又字渾然直隸保定府博野縣北楊村人也父昶爲蠡朱翁義子遂姓朱爲蠡人先生孕十四月而生既生有文在其手曰生舌日中時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戊寅遼東兵入鈔輔父被掠去母改適甲申鼎革癸巳爲諸生先生幼讀書二三過不忘學神僊導引術取妻不近既而知其妄乃言折節爲學朱翁以訟逮先生被繫在囚中文日進塾師異之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常人乎年二十餘好陸王書未幾從事程朱學信之甚篤時先生父音耗絕思之輒涕泣而事朱翁媼至孝初不知父非朱氏子也既翁妾有子稍疏先生後更讒害謀

殺之先生孝愈篤媪卒泣血哀毀幾殆其長老有憐之者私謂曰若過哀徒以耳若祖母故不孕安有若父若父異姓乞養者耳先生大驚潸如嫁母所問之信及翁卒乃歸顔氏初先生居喪守朱氏家禮惟謹古禮初喪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無算家禮删去無算句先生遵之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病幾殆又喪服傳曰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家禮改爲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凡哀至皆制不哭先生亦遵之既覺其過抑情校以古喪禮非是因歎先王制禮盡人之性後儒無德無位不可作也自是始寤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非主靜專誦讀流爲禪宗俗學者所可託於是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居曰習齋帥門弟子行孝弟存忠信日習禮習樂

習射習書數究兵農水火諸學堂上琴竿弓矢籌管森列書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脩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既歸宗欲尋親値三藩變塞外蒙古遙應之邊左戒嚴不可往晝夜悽愴又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誓不得親不返所至徧揭零丁道上人有問者則拜之求爲傳帖既而果得其蹤於瀋陽歿矣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見異母之妹招魂奉主躬自御車哭導而行既歸遂棄諸生卒三年喪自是用世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責實在予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遂南游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得人甚眾倡實學明辯婉引人多歸之商水李子

青者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目曰君善此乎先生謝不敢子青固請與試先生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爾技至此乎遂深相結使其三子拜從游又於開封市上遇一少年貌甚偉問其姓名曰朱超越千也叩其志不恆沽酒與飲半醉起舞爲之歌曰八月秋風捎白楊蘆葦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旁皇旁皇良久鸜鵒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遂別去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馳射陰陽象緯無不精遇豪傑無貴賤莫不深交之而其論治則以不法先王爲苟道嘗推論明制之得失所當因革者爲書曰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錯之耳然卒以高隱終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或造廬而

請有勸之仕者笑不荅也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請先生往設教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宏有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等科從游者數十人遠近翕然會天大雨經月不解漳水溢牆垣堂舍悉沒人跡殆絕先生歎曰天不欲行吾道也乃辭歸文燦與諸門人皆痛哭送之先生自漳南歸後八年而卒年七十康熙四十三年九月二日也卒之日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尚可爲若等當積學待用言訖而逝遠近聞訃來會葬者百餘人門人私謚曰文孝先生先生自言生平所嚴事者六人容城孫徵君奇逢蠡李處士明性清苑張隱君羅喆祁州刁孝廉包盛晉張孝廉來鳳新城王隱君餘佑也而朝夕共學者爲蠡王養粹法乾先生年三十即與法乾共立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慊逐時自勘注之生平不欺暗室勇於改過以聖人爲必可師雖

步之閒必適古禮老而彌篤鄉里目爲聖人乃遭人倫之變艱危貧厄以終其身一子殤以族孫爲之後門人李塨王源編先生年譜二卷鍾錂輯言行錄二卷闢異錄二卷先生之學確守聖門舊章與後儒新說別者大致有三其一謂古人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行而六藝不外一禮猶四德之該乎仁禮必習行而後見非專恃書冊誦讀也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箸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參贊化育經綸天地之實事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無極太極河洛先後天之說皆自道家而以之當聖人之言性與天道至謂與伏羲畫卦同功宜其參襍二氏而不自知也同時孫徵君講學百泉山中先生嘗上書辯論謂當復堯舜周孔六府三事三物四教之舊不宜徒爲和通朱陸之說其一謂

氣質之性無惡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性也若曰氣質有惡是於天之降才卽罪才矣是歧天人而使之二本矣況曰性善謂知愚之性同是善旨亦未嘗謂全無差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相近如眞金多寡輕重不同而其爲金相若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其引蔽習染溺色溺貨以至無窮之罪惡則皆以習而遠於善卽所謂倍蓰無算不能盡其才者也先生此言合孔孟而一之其有功於聖道最大同時睦道威李文貞雖見及之而牽於程張不能決乾隆中戴吉士震作孟子緒言始本先生此說言性而暢發其旨其一謂聖門弟子不可輕議諸賢一月皆至於仁一日皆至於仁每

學之而愧未能後儒乃曰或月一至仁則猶日至矣或曰一至
仁則但時至刻至矣子路鼓瑟不合雅頌而門人不敬孔子卽
不謂然孟子謂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舉七十子之服孔子
其辭不遺一人後儒乃動詆宰我樊遲季路冉求子貢子張游
夏諸子而欲升周程與顏曾接席是自視賢於孟子矣蓋聖門
弟子以兢業為本唯在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而後儒侈言性
天薄事功故其視諸賢甚卑也先生初由陸王程朱而入返求
之六經孔孟得所指歸足正後儒之失而陋者目不覩先生之
書卽訾謷之以為是背程朱不可從也夫不究其言之始終而
唯震於程朱之名固於元明以來之功令幷孔孟之言而反之
則其所詆者非詆先生乃詆聖言也且羣經教學成法昭昭具
在亦何嘗教人以性為先以靜坐讀書為學功哉而後人以習

行爲難且於古經之稍近與讀者亦不欲讀惟日奉小學近思錄章句集注綱目語類等書齊之六經之列重而習之先入爲主莫知其非其視先生之學欲復聖門舊章則相顧卻走而不前者其宜矣彼僞言僞行詭薄僄枝之徒相率冒爲程朱之學而無識者從而和之使程朱生於今日其許之乎其必黜夫僞言僞行而許先生爲諍友可斷斷無疑也予既次先生遺言又爲別傳一通而縱論之如此以俟不黨之君子論定焉

四存編

聖人學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功失之徒繁難而寡效故罕言命自處也性道不可得聞教人也立法魯民歌怨爲治也他如予欲無言無行不與莫我知諸章何莫非此意哉當時

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非吝也學教之成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顏曾守此不失子思時異端將盛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勢必失性學治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天似乎高遠故孟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離婁方員淡造諸章尤於先王成法致意焉至宋而程朱出乃動談性命相推發先儒所未發以僕觀之何曾出中庸分毫但見支離分裂參襍於釋老徒令異端輕視吾道耳若是者何也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何不觀精一之旨惟舜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而已陰陽祕旨文周寄之於易天下所可見者王政制禮作樂而已一貫之道惟曾賜得聞及門與天下所可見者詩書六藝而已烏得以

天道性命舊學諸口而人人語之哉是以當日談天論性之徒皆如海上三神山可望不可即但仿彿口角各自以爲孔顏復出矣朱子乃獨具隻眼指其一二碩德程子所許爲後覺者曰此皆禪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故徒見其獘無能易其轍以致朱學之末流猶之程學之末流矣以致後世之程朱皆如程學朱學之末流矣長此不返斯民尙安賴哉或曰佛氏託於明心見性程朱欲救人而擠之不得不抉精奧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見已稍浸入釋氏分界故稱其彌近理而大亂眞若以不肖論之惟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雖釋氏亦當俯首聽從並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則如之何曰彼以其虛我以其實程朱惟當遠宗孔子近師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藝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教其門人成就數十百通儒朝廷大政

天下所不能任吾門人皆任之險阻艱難天下所不敢為吾門人皆為之吾道自尊顯釋老自消亾矣今彼以空言亂天下吾亦以空言與之角又不斬其根而反授之柄我無以浹服天下之心而鼓吾黨之氣是以當日一出徒以口舌致黨禍流而後世全以章句誤蒼生上者但學先儒講習稍涉文義即欲承先啟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騖富貴利達浮言之禍甚於焚坑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吾意上天仁愛必將篤生聖哲剗刜棘而興堯舜以來之道斷不忍終此乾坤直如此而已也 由道以下存學編

大學首三言吾信為聖人之言所學無二道亦無二事祇此仁義禮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詩書禮樂之文以之脩身則為明德以之齊治則為親民明矣而未親親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

謂之道也親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謂之道也堯舜不作孔孟不生一二聰明傑特者出略有所見粗有所行遽自謂傳孔孟矣一時其尊爲孔孟冑嗣起者以爲我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或學訓解纂集或學靜坐讀書或學直捷頓悟至所見所爲能仿彿前人而不大殊則將就冒仞人皆以爲大儒可以承先啟後矣或獨見歧異恍惚道體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得孔顏樂處矣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吾道有三盛君臣於堯舜父子於文周師弟於孔孟堯舜之治即其學也教也其精一執中一二人授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爲目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於水學者分治之而禹總其成伯夷之司禮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而伯夷

掌其成推於九官羣牧咸若是是以能地平天成也文周之治亦即其學也教也其陰陽天人之旨寄之於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治岐之政制禮作樂目其進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仍本唐虞敷教典樂之流末之有改是以能保合太和也孔孟之學教即其治也一貫性道之微傳之顏曾端木而已其當身之學與教門人者庸言庸德兵農禮樂目仍本諸唐虞成周之流末之有改故不惟期月三年胥藏其具而且小試於魯三月大治暫師於滕四方歸之單父武城亦見具體是以萬世永遵也秦漢以降則箸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經義治事齋雖分析已差而其事頗實矣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楊謝游尹諸人而教之朱子得蔡黃陳徐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為宗旨以靜坐

讀書爲工夫以講論性命天人爲授受以釋經注傳纂集書史爲事業嗣之者若眞德秀許衡薛瑄高攀龍諸人性地各有静功皆能著書立言爲一世宗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孔子眞傳天下後世亦或以眞傳歸之而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誠不能無歉也陸子分析義利聽者垂泣先立其大通體宇宙見者無不竦動王子以致良知爲宗旨以爲善去惡爲格物無事則閉目靜坐遇事則知行合一嗣之者若王艮羅洪先鹿善繼諸君皆自謂接孟子之傳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

毅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與程朱之學並行中國而卒不能服眞許辭高之心者誠不能無歉也他不具論卽如朱陸兩先生有一守孔子下學之成法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而精之凡弟子從遊者則令某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兵農某也水火某也兼數藝某也尤精幾藝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聲音度數無非涵養也政事文學全歸也人己事物一致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合內外之道也如此則君相必實得其用天下必實被其澤異端可靖太平可期正書所謂府脩事和爲吾儒致中和之實地位育之功出處皆得致者也是謂明親一致大學之道也惟其不出於此以致紙上談性天而學陸者進支離之譏誠支離也心中矜覺悟而宗朱者供近禪之誚誠近禪也

或曰諸儒勿論陽明破賊建功可謂體用兼全又何弊乎余曰不但陽明朱門不有蔡氏言樂乎朱子常平倉制與在朝風度不皆有可觀乎但是天資高隨事就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專以是學專以是教專以是治也或曰新建當日韜略何以知其不以爲學敎者余曰孔子嘗言二三子有志於禮者其於赤乎學之如某可治賦某可爲宰某達某藝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王門無此且其擒宸濠破桶岡所共事者皆當時官吏偏將參謀弟子皆不與焉其全書所載皆其門人旁觀贊服之筆則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敎也是以戚孫徵君知統錄有陸王效諍論於元晦之語而敢出狂愚少抑後二千年周程朱陸辟王諸先生之學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諸先聖之道亦竊附效諍論之義而願持道統者勿執平生之見

解以誤天下後世可也明親

宋儒言氣質不及孟子言性善將作聖之體襍以習染而謂之有惡失踐形盡性之旨矣周公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一如唐虞之盛近世言學者心性外無餘理靜敬外無餘功疑與周孔若不相似然即有談經濟者亦不過空文著述元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誨正之以挽士習而復孔門之舊願今天下以朱陸兩門互相爭競先生合而同之意甚盛然元竊以爲朱陸即獨行於天下或合一同行於天下則終此乾坤亦只爲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爲空言著書之學豈不可爲聖道生民長歎息乎先生將何以處此也上徵君孫鍾元先生書

漢唐章句魏晉清談虛浮日盛而堯舜周孔之學所以實位天

地育萬物者不見於天下以致佛老昌熾大道淪亾宋儒之興善矣乃脩輯注解猶章句也高坐講論猶淸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氣質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元爲此懼箸存學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明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期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箸存性編明離質無以見性天之生人氣質雖殊無惡也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乃二千年來無人道而元獨爲此惴惴焉恐涉偏私自是毀謗先儒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而仰覩三代聖賢又不如此頃聞先生先得我心喜而不寐故奉書左右祈一示宗旨使僕僕得所尊奉爲依歸斯道幸甚與太倉陸道威書

已酉十一月二十六日予抱病復患足創不能赴學惟坐臥榻
錄存學編聞王子洤乾來會强步至齋出所錄以質王子甫閱
一葉遽置之几盛爲多讀書之辯余曰人之精神無多恐誦讀
消耗無歲月作實功也如禮樂嫺習但略閱經書數本亦自足
否王子曰誦讀不多出門不能引經據傳何以服人余曰堯舜
諸聖人所據何書且經傳施行之證佐全不施行雖證佐紛紛
亦奚以爲今存學之意若行無論朝廷宗廟即明倫堂上亦將
問孰嫺周旋孰諳絲竹孰射賢孰算勝非猶是稱章比句之乾
坤矣且吾儕自視雖陋如置身朝堂但憂無措置耳引經據傳
非所憂也王子曰射御之類有司事不足學須當如三公坐論
予曰人皆三公孰爲有司學正是學作有司耳辟之於醫黃帝
素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療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鍼

灸摩砭爲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孰讀詳說以爲于國手矣覩診脈製藥鍼灸摩砭以爲術家之祖不足學也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黃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愚以爲從事方脈藥餌鍼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爲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鍼灸摩砭不惟非岐黃並非醫也尚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爲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尚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爲儒也王子曰藝學到精熟後自見上面幼學豈能有所見余曰幼學但使之習目必欲見之何爲王子曰不見上面何與心性余曰不然卽如夫子使闕黨童子將命使之觀賓主接見之禮有下於夫子客至則見客求教尊長悚敬氣象有班於夫子或尊於夫子客至則見夫子溫良恭

儉讓侃侃誾誾氣象此是治童子耳目乎治童子心性乎故六藝之學乃自髫齔卽身心道藝一致加功也且旣令習見無限和敬詳密之理覺得謂無所見但隨所至爲淺深耳王子曰禮樂自宜學射御粗下人事余曰賢者但美禮樂名目遂謂宜學亦未必見到宜學處也若見到自不分精粗喜精惡粗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王子曰第見不足爲若爲自是易事余曰此正夫子所謂智者過之且昔朱子謂要補塡實是難今賢者又謂是易要之非主難亦非主易總是要斷送實學不忿爲耳子產云歷事久取精多則魂魄強今於禮樂兵農無不嫺卽終身莫之用而沒以體用兼全之氣還之天地是謂盡人道而死故君子曰終故曰學者學成其人而已非外求也因復取首數篇進曰幸終觀之王子閱畢喟然曰孔子是教天下人爲臣爲子若

都袖手高坐君父之事復誰問哉撫卷歎息久之王子辭行越十日予病愈往會王子因論傳言復聞十二月有諸王子曰此間亦頗聞予曰噫豈非學術不明誤於空言無能定國是者乎使吾黨習諳歷象何以狐疑如此因言帝堯命羲和敎以欽天授時及考驗推步之法堯蓋極精於歷因言帝王設官分職未有不授以成法者堯命司徒授以匡直勞來等法舜命士師授以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法命典樂授以直溫寬栗及依永和聲無相奪倫等法成王置農官授以錢鎛銍艾耕耨等法觀命官之典釐成之詩是君父亦未有不知六府六藝之學者則袖手高坐徒事誦讀固非所以爲臣子亦豈所以作君父哉學辯一又越旬王子來會復曰周公制禮作樂且以文武之聖開之成康之賢繼之太公召公君陳輩左右之亦不百年而昭王衰弱

迨東遷而周不可問矣漢唐宋明不拘古迹亦定數百年之天下何歉於三代哉予曰漢唐後之治道較之三代蓋星淵不可語也君蓋未之思耳卅但見幽平之衰而未實攷其列國情勢民風也且以春秋之末其爲周七百年矣秖義姑存魯展禽拒齊二事風俗之美人材之盛魯固可尚也齊乃以婦人而旋師聞先王命而罷戰由此以思當日人心風俗豈漢唐後所可仿佛哉王子曰終見埶學粗率何予曰此乃不知止耳觀大學言明親即言止至善見道爲粗是不知至善之止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王子乃懽忻鼓舞曰昨所引子產一言已深悚我心自今日當務精此學更無疑矣因述乃父命計田數不能悉理予曰計畝人以爲納事然父命而不能悉理亦缺於子道矣王子曰無大無小無不習孰固也然恐天下自有可大不可小之材

如龐士元非百里才曾子教孟敬子持大體非乎予曰孔子乘田委吏無不可為若位不稱材僂詘惰廢事此自棄士之態非君子之常也孟敬子當時已與魯政乃好理瑣小故曾子教以所貴道三豈可以此言便謂籩豆之事不宜學乎況當時學術未失家臣庶士無不能理事者第憂世胄驕浮不能持大體耳能持大體凡事自可就也王子曰博學乃古人第一義易云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可見古人讀書誦讀亦何可全廢予曰周公之法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豈可不讀書但古人是讀之以為學如讀琴譜以學琴讀禮經以學禮博學之是學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事也專以多讀書為博學是第一義已誤又何暇計問思辨行也王子行越一日予過其齋王子曰連日思樂能滌人渣滓只靜敬以求

懲忿窒欲便覺忿欲全無不時卻又發動不如心比聲律私欲自化也余曰隱得之矣某謂心思口語及紙上論議皆不得力臨事時依舊是所習者出正此意也夫禮樂君子所以交天地萬物者也位育實事端在於此古人制舞而民腫消造琴而陰風至可淡思也王子又問道問學之功即六藝乎予曰然又問如何是尊德性予未荅又問如何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蓋因程朱好語上王子欲證語上之為是也予曰離下無上明德親民尊德性道問學只是此事語上人皆上語下人皆下如灑埽應對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敬弦指徵律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和某昨引童子將命云云正是道藝一致耳王子憮然曰至言予曰此亦就所問為言耳其實上有上下有下上下精粗皆盡力求全是謂聖學之極致耳不及此者寧為一端一

節之實無爲全體大用之虛如六藝不能兼終身只精一藝可
也如一藝不能全數人其學一藝如習禮者某冠昏某喪祭某
宗廟某會同亦可也夫吾輩姿質未必是中人以上而從程朱
倒學先見上面必視下學爲粗不肯用力矣王子曰下學而上
達孔子定法身容素乎哉學齋二

程子曰邢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才也晚溺
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惜哉

朱子云程子𠕋後其高弟皆流於禪豈知程子在時已如此乎
蓋儒與禪異者正在徹始徹終體用一致故童子即令學樂舞
勺夫勺之義大矣豈童子所宜歌聖人若曰自洒埽應對以至
參贊化育固無高奇理亦無卑瑣事故上智如子貢自幼爲之
不厭其淺而閒道粗疏如陳亢終身習之亦不至畏難而廢學

令明叔才氣明辨練達世務誠爲美才但因程子不以六藝爲教初時既不能令明叔仞取其練習世務莫非心性後又無由進於位育實具回視所長者皆不足戀易得不入於釋也　夫日月至焉乃吾夫子論諸賢不能純仁分寸也當時曾子子貢之流俱在其中乃以比明叔之溺佛程子不亦易言乎性理書評下同

明道謂謝顯道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與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因先生只說話故弟子只學說話心口且不相應況身乎況家國天下乎措之事業其不相應者多矣吾嘗談天道性命若無甚扞格一籌手算九九數輒差王子講冠禮若甚易一習初祝便差以此知心中惺覺口中講說紙上敷衍不由身習皆無用

也責及門不行彼既請問正好教之習禮習樂卻只云且靜坐二程亦復如是噫雖曰不禪吾不信也

武夷胡氏曰龜山天姿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色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吝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趨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獨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筵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無論其他只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一語非大賢以上能之乎其中之果純粹宏深與否非僕所知然朱子則已譏其入於禪矣禪則必不能純粹宏深矣至混迹同塵氣象五經論孟中未之見非孟子所謂同流合汙者乎充此局以想夷曠簡易平澹和樂可親諸語恐或皆孟子所狀鄉原光景也

陳氏淵曰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教獨龜山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異端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嘗觀孔子沒弟子如喪父母哀慟無以加矣又爲之備禮營葬送終無以加矣又皆廬其墓三年惓戀無以加矣餘情復見於同門之不忍離相向而哭皆失聲其師弟子情之篤而義之重如此迄後有宋程朱不惟自任以繼孔子之統在當日門人亦

以爲今之孔子矣後世景仰亦謂庶幾孔門師弟子矣而其設也不過一祭一贊他無閒焉僕抒此疑於心久矣亦謂生榮死哀之狀必別有記載寡陋未之見耳殊不意伊川生時門人已如此其相負也涪之別也日月幾何而遂學者揭落相率而從於佛也又孰知所稱楊謝不變者其後亦流於禪也非因二程失古聖教人成法空言相結之不固不如實學之相交者深乎抑程門弟子之從佛或亦其師夙昔之爲教者去佛不遠也程子闢佛之言曰彌近理而大亂眞愚以爲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也試觀佛氏之教與吾儒之理邈若天淵判若黑白反若氷炭其不相罣也如適燕適越之異安枉其彌近理也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伊川於此徒歎學者之流於異端而不知由已失孔子之教亦不自反矣

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白朱子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白若自己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白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為急曰也是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為當時將只說种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況自家言之彼亦未必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為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何如耳

當時所稱大儒如龜山者既自無將相材又無所保舉異世後追論亦無可信之人不過种李二公而已然則周程張邵墳土尚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談天說性講學著書而不可為將相之聖賢乎　或言擇將相為急何不曰當時龜山便是好將相惜未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說擇將相盖身分亦

有所不容誣也噫儒者不能將不能相但言擇將相將相皆令何人爲耶末又云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何如言是明將經濟事勢讓與聖賢尚得謂之道學乎至於李公字行种公名呼此朱子重文輕武不自覺處其遺風至今日衣冠之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獨不思孔門無事之時弓矢劍佩不去於身也武舞干戚不離於學也身爲司寇墮三都會夾谷無不尚武事也子路戰於衛冉樊戰於齊其餘諸賢氣象皆可想也學喪道晦至此甚矣孔門實學亦可以復矣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作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故亂就之云云　問或者疑龜山爲無補於世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

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余嘗謂宋儒是聖學之時文也看朱子前面說龜山作人苟且未免祿仕故亂就之此三語抑楊氏於鄉黨自好者以下矣後面或人說大賢出處不可議又引胡氏之言比之柳下惠且曰極好又何遽推之以聖人哉葢講學諸公只好說體面話非如三代聖賢一身之出處一言之抑揚皆有定見龜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處堂全不見汴京已徽欽虜直待梁折棟焚而後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論龜山正如戲局斷獄亦不管聖賢成法只是隨口臧否駁倒龜山以伸吾識可也救出龜山以全講學體面亦可也

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綱領

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爲窮理功力以恍惚道體爲窮理精妙以講解著述爲窮理事業儼然靜坐爲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爲居敬工夫舒徐安重爲居敬作用觀世人之醉生夢死奔忙放蕩者誠可謂大儒氣象矣但觀之孔門則以讀書爲致知中之一事且書亦非徒佔畢讀之也曰爲周南召南曰學詩學禮曰學易執禮是讀之而即行之也曰博學於文葢詩書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在天地間燦著者皆文也皆所當學之也曰約之以禮葢冠昏喪祭宗廟會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我者也凡理必求分析之精是謂窮理凡事必求謹慎之周是謂居敬上蔡雖賢恐其未得此綱領也不然豈有居敬窮理之人而流入於禪者哉

問上蔡說横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稍頭低只溺於刑名度

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偏了這都
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
欲得正容謹節這是自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
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

宋儒胡子外惟橫渠爲近孔門學教謝氏偏與說壞譏其門人
下稍頭低溺於刑名度數以爲橫渠以禮教人之流獘然則致
人不當以禮乎謝氏之入禪於此可見二程平答之所以致楊
謝諸公者於此可想矣玩行得來因無所見一語橫渠之教法
可敬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此聖賢
百世不易之成法也雖周公孔子亦只能使人行不能使人有
所見功候未到卽强使有所見亦無用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
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衆也此固歎知道之

少而吾正於此服周公孔子流澤之遠也布三重以教人使天下世世守之後世有賢如孟子者得由行習而著察即愚不肖者亦相與行習於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亦何必人人語以性道而始爲至乎則橫渠之門人即使皆以刑名度數爲道何害也朱子既見謝氏之偏而知橫渠之是即亟考古稽今與門人講而習之使人按節文家行典禮乃其所也柰何盡力太極河洛諸書誤此歲月迫老而著家禮又多自嫌不妥未及改正而没其門人楊氏固嘗代爲致憾矣考其實及門諸公不知式刑與否而朱子家祠喪禮已多行之未嘗失周公孔子之意豈非言易而行難哉

和靖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

吾讀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未嘗不泣下也至覽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師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二語又不覺廢卷浩歎爲生民愴惶久之夫周孔以六藝敎人載在經傳子罕言仁命性道不可得聞予欲無言博文約禮等語出之孔子之言及諸賢所記者昭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見也伊川明見其及門皆入於禪而不悟和靖自覺其無益於世而不悟甚至求一守言語者亦不可得其弊不大可見哉

一曰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老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

朱子論游楊入釋老處不知何指但旣廢堯舜周孔六府六藝之學則其所謂不入釋老者又果何指也僕嘗論漢儒如萬后君家法眞三代遺風而史不以儒目之則其所謂儒只是偏在

訓詁辭華之流目今觀朱門師弟一生肆力文字光景恐或不免爲游楊所不屑也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入禪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少下面著實功夫故流弊至此

下面著實功夫是何物乎將謂是靜敬乎程門諸子固已力行之矣將謂是禮樂射御書數乎朱子已云補塡難姑弗爲之矣將謂是庸德庸言乎恐禮樂射御書數所以盡子臣弟友之職者既不爲又何者是其不敢不勉者乎攷其與門人日征月邁者則惟訓解纂修歿生以之或其所云下面著實功夫者未必是孔子所云下學也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

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沾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者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門諸子只除顏曾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

平日講學主變化氣質此處卻云其為學也只就資質所尚處沾些小好而已蓋諸先生仞氣質有惡不得不說變化此處要說諸賢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又說氣質已定只沾些小好且下云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信如此言而諸賢徒執己見求之固可憾矣乃吾夫子亦不為之一指迷也則朱子所見之道與所為之學所行之教與聖門別是一家明矣至於求諸賢之短又何不箸實體驗諸賢之造詣何如吾輩較之何如乃但論其言語有病無病乎僕謂不惟七十子之品詣非可輕議便是二

千九百餘人旣經聖人陶鑄亦不易幾也自戰國橫議重以秦人之焚坑東漢之訓詁魏晉之淸談歷代之佛老宋元之靜悟而七十子之身分久不明於世矣吾嘗謂孔子如白日當空不惟列宿衆星不顯其光卽月與五星亦爲之掩若當下旬之時一行星在天四國仰之如日然矣故夢奠之後羣推有子爲聖人西河又推卜子爲聖人當時七十子身通六藝日月至仁如有一人出於後世皆足守先待後使人望爲聖人非周程以下諸公所可比也近汾乾王子有言後儒稍有不純議祀典者動言黜還聖門如冉求之聚斂宰我之短喪何可從祀予曰君未之思耳冉子固有虧欠處其學卻實如大木然雖枝節少缺仍是有用之巨材豈可舍也故聖門一推政事之科一在言語之列不比後人徒於語言文字標榜耳王子曰然

李延平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讀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

嘗孔門固有講誦乃誦其所學講其所學如誦三代之禮講三代之禮以學禮誦樂章講樂器樂音樂理以學樂未有專以講誦爲學者至於危坐終日以驗未發氣象爲求中之功尤孔子以前千聖百王所未聞也今有宋諸先生講讀之餘繼以靜坐更無別功遂知天下之大本眞在乎是噫果天下之大本邪果天下之理無不自是出邪何孔門之多事邪

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可否及其應酬事變斷以

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時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旣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行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合二段觀之則延平先生眞一孔子矣夫聞惡而信聞善而疑者小人也僕卽不肖何忍以小人自居乎但以唐虞三代之盛亦數百年而後出一大聖不過數人輔翼之若堯舜之得禹皋孔子之得顏曾直如彼其難而出必爲天地建平成之業處亦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或身教三千以成天下之材斷無有聖人而空生之者況秦漢後千餘年間氣數乖薄求如子

路冉有尙不可得何獨以偏缺微弱兒於契丹臣於金元之宋前之居汳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而乃前有數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汳京與豫矣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推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世而乃如此乎噫

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

只不作費力事五字不惟贊延平將有宋一代大儒皆狀出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試觀吾夫子生知安行之聖自兒童嬉戲時即習俎豆升降稍長即多能鄙事至老設教與諸弟子揖讓進退鼓瑟習歌羽籥干戚弓矢會計一切涵養心性經濟生民者益無所

不爲也及其周遊列國席不暇煖而輒遷其作費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身爲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藝吐哺握髮以接士制禮作樂以教民其一生作費力事又如此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氣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輔世澤民參贊化育故也若夫講讀著述以明理靜坐主敬以養性不肯作一費力事雖曰口談仁義稱述孔孟其與釋老相去幾何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的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功夫處亦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靜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於奔馳若一

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靜極生覺是釋氏所謂至精至妙者而其實洞照萬象處皆是鏡花水月只可虛中玩弄光景吾聞一管姓者與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學僊於泰山中止語三年汪之離家十七年其子往視之管能豫知以手畫字曰汪師今日有子來旣而果然未幾其兄呼還則與鄉人同也吾遊燕京遇一僧敬軒不識字坐禪數月能作詩旣而出關則仍一無知人也蓋鏡中花水中月去鏡水則花月無有也卽使其靜功緜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虛幻愈淡正如人終日不離鏡水玩弄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何與於存心養性之功哉有宋諸先生吾固未敢量但以靜極有覺爲孔子學宗則斷不敢隨聲相和也

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

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
平亦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於未發前體驗者異同何如曰
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
恁著意看便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
亦是以不觀觀之

觀此及前節則宋儒之不爲禪者鮮矣而方且攻人曰近有假
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眞者愚謂允此段之意乃是假佛老之
眞以亂孔孟之似耳

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
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卻又理會不得道亦無奇妙只在
日用間著實用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
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以此知朱子亦曾學禪宜其洗濯不淨者自貽伊戚矣延平謂之曰汝懸空理會許多面前卻理會不得理會面前者惟周公孔子之道朱子自言不至無理會以今觀之日用間還欠理會蓋二先生之所謂面前事較釋氏之懸空而言耳若二先生得周孔而見之其所以告之者必仍如李之告朱也

胡文定曰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好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有宋諸先生便謂還是見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則只教人習事迨見理於事則已徹上徹下矣此孔子之學與程朱之學所由分也

延平謂朱子曰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功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有見如此者

朱子雖逃禪歸儒情當時指其差誤猶有未盡處只以補塡禮樂射御書數爲難謂待理會道理通透誠意正心後方理會此等便是差誤夫教學古人自八歲後卽習行反以爲難道理通透誠意正心乃大學之純功反以爲易而先之斯不亦顚倒矣乎況舍置道理之材具心意之作用斷無通透誠正之理卽使强以其鏡花水月者命之爲通透誠正其後亦必不能理會六藝蓋有三故焉一者游思高遠自以爲道明德立不屑作瑣業事一者略一講習卽謂已得未精而遽以爲精一者旣廢藝學則其理會道理誠意正心者必用靜坐讀書之功且非卒時所能奏效身能勞筋骨費氣力作六藝事哉吾嘗目擊而身嘗之知其爲害之鉅也

勉齋黃氏曰先生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

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窮其歸趣今世爲學須不見一奇異之書但讀孔門所有經傳卽從之學其所學習其所習庶幾不遠於道雖程朱陸王語錄亦不可觀否則鮮不以流之濁而誣其源之淸也朱子少時因誤用功於釋老遂沾其氣味不能滌此歧途之穢豈非宋元來學者之不幸哉　余細玩朱子語錄亦有恍悟性學本旨處但無如曾孟者從旁一指終不能出彼入此故又仍歸周程所說或曰悟學宗如是其難吾子天資猶夫人也而謂獨明孔子學宗吾滋惑矣予曰蓋有由也吾自弱冠遭家難頗志於學兼讀朱陸語錄後以心疾無所得而委弱至甲辰年得交王子助予遂專程朱之學乙巳丙午稍有日進之勢丁未就辛里館日與童子輩講課時文學遂遲至戊申遭大故哀毀廬中廢業期年忽知予不

空承重哀稍殺既不讀書又不接人坐臥地上覺程朱氣質之說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學原非孔子之舊是以不避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學之說為後二千年先儒救參襍之小失為前二千年聖賢揭晦沒之本源倘非丁未廢歇戊申遭喪將日征月邁望程朱而患其不及又曷暇問其誤否哉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僭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啾側僻固陋自以為悟

此朱子極詆陸門之失處然由孔門觀之則除捐棄經典猖狂叫啾外其他失處恐亦朱門所不能盡免也

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意研

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誠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握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

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述之悉矣試問如孔門七十子者成就幾人天下被治平者幾世明行吾道而異端頓息者幾分答孔子承周末文勝之際灼見道之不興不在文之不詳而在實之不修奮筆删定繁文存今所有經書取足以明道而學教

尊在六藝務期實用其與端木言卜諸子以下絕少言語至於天道性命之言尤少是以學者用功省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司政詩書高閣至宋而周程諸儒出掀精抉奧鼓動一時惟安定胡先生獨知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言其主教太學也立經義治事齋可謂深契孔子之心矣晦庵先生所定救正程門末流之失而獨宗孔子之經典以六藝及兵農水火錢穀工虞之類訓迪門人使通儒濟濟澤被蒼生佛老息滅乃其能事也而區區章句如此謂之何哉

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矩可為世法

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數者若洞究淵微皆須日夜講習之力數

年歷驗之功非比理會文字可坐而獲也先生旣得其淵微奈何門人錄記言行之詳未見其爲如何用功也況語及國勢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憤之至矣則當時所急孰有過於兵機者乎正宜誘掖及門成就數士使得如子路冉有樊遲者相與共事則楚囚對泣之態可免矣乃其居恆傳心靜坐主敬之外無餘理日燭勤勞解書修史之外無餘功在朝蒞政正心誠意之外無餘言以致乘肩輿而出輕浮之子遮路而進厭聞之謂雖未嘗要路而歷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旬其所建白可槩見也故三代聖賢躬行政績多實徵近今道學學問德行多虛語則所謂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洞究淵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會而已

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

昭晰呈露

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子敍之云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亾滅壞爛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夫孟子闢楊墨而楊墨果息尊孔氏而孔氏果尊崇仁義貴王賤霸而仁義果崇王果貴霸果賤至大經大法如班爵班祿井田學校王道所必舉者明則明行則行非後世空言之比正子貢所稱賢者識其大者子雲贊之一語頗易文公議之今朱子出而氣質之性參襍於荀楊靜坐之學出入於佛老講解繇於漢唐標榜溢於東京禮樂之不明自若也王道之不舉自若也人材之不興自若也佛道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有志於學者承

襲其迹以主敬靜坐求道不至盡奉釋道名號與二家鼎峙而已若問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則絕傳久矣黃氏遽謂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豈惟不足俟聖人於百世恐後世有如韓子者亦不免其譏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云云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則儼然肅然若對神明云云其窮理也云云字求其訓句索其旨云云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達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云云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

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藏云云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葢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云云及其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云云入而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以堯舜其民

李氏此贊體用兼賅矣僕不必詳辨但願學者取朱子之主敬窮理與孔門一貫對取朱子之事業與堯舜一貫對則其學宗之異判然矣總之於有宋諸先生非敢苟求但以盛使天下無學不可有參稱佛老之學盛使百世無聖不可有將就冒仞標榜之聖庶幾學則眞學聖則眞聖云爾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

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依據循守以入堯舜之
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考諸先聖而不謬等語何其大而乃歸之訂正羣書乎夫朱子
所以盡力於此與當時後世所以篤服於此者皆以孔子刪述
故也不知孔子是學成內聖外王之德教成治世之材魯人不
能用又不能薦之周天子乃出而周遊周遊是學教後不得已
處及將老而道不行乃歸魯刪述以傳世刪述又周遊後不得
已處戰國說客還學教而學周遊是不知孔子之周遊爲孔子
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學教及行道當時而自幼壯即學刪述
教弟子亦不過是雖講究禮樂亦只欲著書垂世不是欲於吾
身親見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刪述爲孔子之尤不得已也況孔
子之刪述是刪去繁亂而僅取足以明道正恐後人馳逐虛浮

失其實際也宋儒乃多爲注解遞相增益不幾決孔子之隄防而導汎濫之流乎此書所以益盛而道所以益衰也

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羣書爲即窮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茲李氏以先生解書得聖人之本旨遂謂示斯道之標的以先生使學者讀書有序遂將謂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噫宋元來效先生之彙別區分遵先生讀書之序果已無理不可精無事不

可處否乎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也爛孰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爲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卽琴也辨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爲道相隔萬里也千里萬里何言之遠也亦譬之學琴然歌得其調撫嫺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節聲求協律是謂之學琴矣未爲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淸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爲能琴也弦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弦忘私欲不作於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爲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覩耳不聞但以譜爲琴是指薊北而談滇南也故曰萬里也

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但孔門曰博文約禮程朱亦曰博文約禮此殊令人不敢辯然實有不待辯而判如者孔門之博學學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數以至易書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爲也言學言爲既非後世讀講所可混禮樂射御書數又非後世章句所可託況於及門之所稱賛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榷若多學而識不試故藝博學而無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文不在茲游於藝如或知爾可使從政諸章皆可按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程朱之文程朱之博學則李氏已詳言之不必贅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昏喪祭宗廟會同小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問老冊習大樹下公西子曲禮精孰夫子遜

其能可謂禮聖言曾諸賢纖微必謹以此約身卽以此約心出
卽以此約天下故曰齊之以禮此千聖體道之作用百世入道
之實功故中庸贊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君子
之功備言尊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是顯以三千三百爲至道如外此而
別有率性別有篤恭子思亦得罪聖門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
約也程朱之約禮則惟曰內而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
肅然若對神明而已其博約極至與否未敢易言願學者先辨
其文與禮身可也

嶧山魏氏曰國朝之盛大儒輩出皆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
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
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

暹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若沈疴之間大寐之醒至於朱
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退
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
深而行孰則貫精粗合內外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
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
僅及中身論述雕定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
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為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
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
行亦各為之論箸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
中興
天命陰陽鬼神等僕之愚未足與議但以大半屬聖人所罕言
不語者而必毫分縷析如示諸掌何為也哉至於推明古人之

經書論著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學成後餘事學成矣則用以行之如不用亦可全吾性分以還天地不著述可也觀其時果有大理未明大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以望後世之明之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書生之書解之論之則不必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論著之既明遂爲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不甚誣與無實功於聖道既不免堯舜孔孟在天者之歎息又無實徵於身世豈能服當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橫推篤一世之上而動擬帝王聖賢此所以召僞學之名也

問子靜不喜人論性曰怕只是自已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耐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不喜人論性未爲不是但少下學耳朱子好論性又教人商量

性謂即此是學則誤矣故陸子對語時每不與說者中不取也
不取朱子而不忠我所見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
貶斥尤不取陸子不取陸子而亦不忠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
服此友也子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兩先生豈未用此功歟

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襍

朱子之學全不覺其病只由不知氣稟之害以爲學可不自六
藝入正不知六藝即氣質之作用所以踐形而盡性者也

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段似經語不可謂不是
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卻不得譬如旅寓之人
自家不能送他還鄉但與說云爾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
不便回去那人既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傷不能
飲食之人卻強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喫不得若

是一頓便理會的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要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陸子說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非是言不用修爲存養乃切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二句稍泥又不足朱子之章句誦讀故立言過激卒致朱子輕之蓋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維持壅培之無具大亦豈易言立也朱子旅寓人傷脾胃人二喻誠中陸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當資送口說健脾和胃方當開胃進食即是終年持說依然旅寓者不能回鄉傷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爲陸子所笑而學宗遂不歸一矣豈若周公孔子三物之學眞旅寓者之餱糧車

馬傷脾胃者之蓡朮縮沙也哉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淸白只是虛更無底簟忽而不學則殆正爲無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朱子指陸門流弊處亦所以自狀但朱子會說又加會解會著是以聳動愈多頗有底簟或問讀講著述雖是倚書本然畢竟經傳是把柄故頗有底簟否予曰亦是讀講經書身心有所依據不至縱放但亦耗費有用精神不如陸王精神不損臨事尚有用也吾所謂頗有底簟者蓋如講著此一書若全不依此書行不惟無以服人己心亦難安故必略有所行此處稍有底簟只因原以講解爲學而以行爲襯貼終不免掛一漏二卽所行

者亦不純孰不如學而時習身心道藝一致加功進銳不得亦退速不得卽此爲學卽此爲行卽此爲教舉而措之卽此爲治雖聰明如顏賜焉得不歎循循善誘欲罷不能也哉儻入程朱之門七十子皆流於禪林二千九百人皆習爲章句矣烏呼吾安得一聖門徒衆之末而師之也哉或問宋儒掛一漏二所行不孰何處見予曰如朱子著家禮一書家中亦行禮至斬喪墨衰出入則半禮半俗既廢正祭乃又於俗節墨衰行事此皆失周公本意至於婦人便不與定喪服杖絰之制祭時婦人亦不饋祭殺至求一監視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說乎商人尚聲周人尚臭皆窮究陰陽之祕祭祀之要典也諸儒語錄言薰蒿悽愴等語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狀者至於集禮乃將笙磬脂膟等皆削去之如此類難以勝述不可見哉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鑠銷更有甚天理

既知少時缺習善之功長時又習於穢惡則為學之要在變化其習染而乃云變化氣質何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

所歷事皆不忘乃不教之歷事何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孝弟忠信者

既言此何不學古人而身見之要之孔門稱古㫖程朱兩門亦

稱古昔其所以稱者則不同也孔門是身作古人故曰吾從周二先生是讓與古人故曰是離孔門講禮樂程朱兩門亦講禮樂其所以講者則不同也孔門是欲當前能此故曰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二先生是僅欲人知有此故曰姑使知之

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卻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敬字字面好看卻是隱壞於禪學處古人教灑埽即灑埽主敬教應對進退即應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數即度數音律審固磬控點畫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篤敬皆身心一致加功無往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專向靜坐收攝徐行緩語處言主敬則是儒其名而釋其實去道遠矣或云敬當不得小學真朱子諍友惜其未能受善也

問如何學可謂有得程子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誠意燭理

程朱言學至可榮處若特避六藝六府之學者何也如此段言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可謂透宗語矣下何不云得者須履中蹈和躬習實踐深造以六藝之道乃自得之也乃云須默識心通不仍是知之乎

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義理以養心又不知求

學之患莫大於以理義讓與古人程朱動言古人如何如何今人都無不思我行之卽有矣雖古制不得盡傳只今日可得而知者盡習行之亦自足以養人況因偏求全卽小推大古制亦

無不可追者乎若只憑口中所談紙上所見心內所思之理義舊人恐舊之不狹且固也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可歎三弊誤此乾坤先生洗濯亦未甚淨故其流遠而益差也

向嘗謂程朱與孔孟各是一家細勘之程與朱亦各是一家

既學而有先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便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所學既失其宗又將古人成法說壞試觀大學之道纔言明德即言親民身得云無意於功業且入學即是要作大匠身得謂之代大匠斲僕教幼學道藝或阻之曰不可令世不如此子曰

但抱書入學便是作轉世人不是作世轉人但不可有者躁進干祿非位謀政之心耳

龜山楊氏曰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於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目不轉貫虱而懸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

顏子請問亦仍是問未可謂之學請事斯語學也欲罷不能進而不止乃習矣龜山一字之誤未爲甚差但說學必宜習甚暢而未見其習者無他習其所習非孔門所謂習也

延平李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切天理若眞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試觀孔孟曾有靜坐澄心體切天理等語否然吾亦非謂全屏

此功也若不失周孔六藝之學卽用此功於無事時亦無妨但專用力於此以爲學問根本而又以講說爲枝葉則全誤矣

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何不思孔門羣居終日是作何事何不思性天不可聞是何主意乃動思過子貢以上耶以孔子之道律之恐有宋諸先生不免爲智者過之一流

朱子曰今之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卻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得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作得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

余謂何難之有只不爲耳卽將藝之小者令子弟之幼者習之藝之大者令子弟之長者習之此是整飭身體涵養性情實務正心誠意非精府修事和非粗乃諸先生只懸空說存養而不躬習其事卻說難卻說今日小學全失無人習如此而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虛而無據矣然則豈惟小學廢大學不亦亾乎而乃集小學也注大學也何爲也哉

學者只是不爲已故日閒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孰

只因廢失六藝無以習孰義理不由人不習孰閒事也今若一復孔門之舊不惟好色好貨博弈飲酒等不爲卽誦讀章句著述文字等事亦自無暇蓋聖人知人不習義理便習閒事所以就義理作用處制爲六藝使人日習孰之若只在書本上尋義

理雖亦羈縻此心不忽別事但放卻書本即無理會處
或問為學如何作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云云 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後此一件為大此一件為小隨人所為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詩書直是不可不先理會云云 聖賢言語何嘗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處

或問為學如何作工夫又問如何是倫序皆切要之問乃惟左支右吾說門面語何也大綱節目數語尚可敷衍至於不是安排此一件為先此一件為後此一件為大此一件為小便是蒙混夫古人教法某年舞勺某年舞象某年習幼儀某年學禮何

嘗不是安排一定孰先孰後孰大孰小哉知所先後大學又明言之矣旣又說歸讀書讀書又不敎人理會制度等事姑敎避難取易夫理會制度已畏其難矣況取其所謂制度者而身習之身精之乎此等語若出他人口朱子必灼見其弊而力非之師望旣高信口說去不自覺如此卻說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夫聖賢言語誰曾道誤天下後世其誤天下後世者乃是不從聖賢言語耳夫學而時習之是開宗明義第一言尚且不從況其餘乎

顏氏學記卷一